

## 書院與桐城文派傳衍考論\*\*

徐 雁 平\*

### 摘 要

書院對清代學術影響極大，對文學的發展亦有推助之功。桐城文派能綿延二百餘年，有諸多原因，其中較為重要的一條是靠書院講學來傳衍。包括姚鼐在內的眾多名家都曾主持書院講席，且歷時較長，培養出眾多弟子，幾乎代有傳人。依此傳衍途徑，桐城文派在廣西形成包括呂璜、朱琦、彭昱堯、龍啓瑞、王拯在內的「嶺西五家」；在河北，經過張裕釗、吳汝綸、王樹柟等人的努力也形成風氣。桐城文派因此以東南一隅為中心擴展開來，在地域上獲得一種平衡，形成既有時間長度又有空間廣度的全國性文派。文學流派的傳衍方式有多種多樣，然而像桐城文派這樣以書院為媒介頗有規模地傳衍，則前所未有，從中亦可稍見教育與文學之間的密切關係。

關鍵詞：桐城文派、清代、書院、姚鼐、文學史

### 一、引 言

清代書院之興盛，遠逾宋明二代。據不完全統計，清代各省書院有一千八百所之多，<sup>1</sup>而主持書院講席者，多有知名學者，如黃宗羲、全祖望、錢

\* 作者係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 此文為中國大陸全國教育科學「十五」規劃青年專項課題（EAA030456）階段研究成果，定稿採納南京大學中文系徐有富教授、廣西大學中文系張維博士及《漢學研究》兩位評審人的評閱意見，在此謹申謝忱。

1 此統計資料見李國鈞主編，《中國書院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頁787。據筆者檢讀清代蘇、浙、皖三省方志及清人詩文集的初步結果，實際數目可能還要多出不少。

大昕、段玉裁、趙翼、洪亮吉、孫星衍、杭世駿、朱駿聲、洪頤煊、江藩、胡培翬、馬瑞辰、錢儀吉、錢泰吉等等，直至晚近的俞樾、繆荃孫；而書院培植出的學者亦多，此從杭州詒經精舍、廣東學海堂、江陰南菁書院三書院的情況亦可略知。書院對清代學術之推助，其功甚厥，故孟森有言：「清一代學人之成就，多在書院中得之，此固發展文教之一事也。」<sup>2</sup>就文學而言，書院的影響也頗為可觀，其中桐城文派的發展就很具代表性。曾國藩（1811-1872）〈歐陽生文集序〉云：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為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為，而受法於劉君大櫬，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為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為陳用光碩士，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群從，有陳學受蕪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啓瑞翰臣、馬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行於廣西矣。<sup>3</sup>

此序文大致勾勒了桐城文派的源流，其中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姚鼐（1732-1815）在鍾山書院的四大弟子（「四弟子」亦有以劉孟塗代姚瑩之說）和陳用光（1768-1835），可稱是文派最重要的一傳；桐城文派在廣西傳播而有「嶺西五家」之說，書院也是重要的傳播途徑。曾國藩序文後面一段是介紹桐城文派在湖南的興起，他本人在此中起了關鍵作用，友梅曾亮（1786-1856）私淑姚鼐，使桐城文派得以中興。曾門四弟子中的張裕釗（1823-1894）和吳汝綸（1840-1903）引桐城文派入河北，通過書院使之在北方開

2 孟森，《明清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553。

3 曾國藩，《曾文正公文集》（《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3〈歐陽生文集序〉，頁610。

花結果，這一點曾氏在序中沒有涉及。桐城文派歷時二百餘年，作家輩出，代有傳人，在中國文學史上實屬少見，究其原因，桐城文派的應時而生因時而變，為文有法則有完整的理論，著述豐富尤其是選本完備等因素，當然不能排除，但是作為影響深廣的文派，代有傳人或許是最根本性的問題。清人有言「交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求自身之不朽」，交友造士的適宜場所當首推書院。劉大櫚云：「近代書院之設，聚群弟子於其中，延請鄉之賢大夫而去位者以為之師，雖其所學者訓詁詞章之末，非復古人之舊，而興起後生以師弟子傳習之業，於學為近焉。」<sup>4</sup>對於桐城文派而言，大致自劉大櫚、姚鼐始，書院講學就為桐城文派的傳衍開拓了許多空間，這種空間已突破地域限制；同時因為書院講學而人才輩出，也為文派生命的延續提供了切實的保障。

## 二、姚鼐與書院

姚鼐是乾隆庚午舉人，癸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以主事用，分兵部，補禮部儀制司，遷刑部郎中，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記名御史。在四庫開館第二年即乾隆三十九年（1774）乞病告歸。姚鼐乞歸，事出有因，他對所任刑官有憂慮之感，〈述懷二首〉對此略有顯露，「刑官不易為」，「所慮稍刻深，輕重有失理」；遂擬「揭褐歸田里。」（〈城南襖飲詩〉）此外，還與劾戴名世而引起「方戴兩家書案」的御史趙申喬牽涉，故拂衣歸田。<sup>5</sup>乞病告歸，對於姚鼐的仕途而言，無疑是一種終結；但對於桐城文派而言，對於他的文章事業而言，卻是一件幸事。「桐城派」之得名，源於姚鼐在京之時，歙縣程晉芳、歷城周書昌以為姚鼐能光大師說，而為之語曰：「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然將此盛名落到實處，並推而廣之，則幾全仗姚鼐告歸後四十年的書院講學。

乾隆四十一年（1776），姚鼐四十六歲，正值盛年，應兩淮鹽運使朱子穎之聘，主講揚州梅花書院。在康乾之際，揚州有安定書院、敬亭書院、虹橋書院和梅花書院。梅花書院在廣儲門外，乃若水書院故址，雍正年間馬曰

4 劉大櫚，《海峰文集》（《續修四庫全書》本），卷5〈問政書院記〉，頁434。

5 吳孟復，《桐城文派述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頁99。

瑄重建，「先後校士院中者，鹽政則有朱績暉，知府則有蔣嘉年、高士鑄。知縣則有江都朱輝，甘泉蔡鑿諸公」，至朱子穎任轉運使，又「廓新其宇」，並「親爲校課，匝月一舉，謂之官課，延師校課，亦匝月一舉，謂之院課，主講席者，謂之掌院。」<sup>6</sup>而相關的考課制度相當完備。所謂掌院，其職即掌管書院教學，職責與山長同。「劉重選建梅花書院，親爲校士，而無掌院。適劉公後，歸之有司，皆屬官課，朱公修高，乃與安定同例，均歸鹽務延師掌院矣。安定書院自王步青始，梅花書院自姚鼐始。」<sup>7</sup>在官課之外，專設掌院，對於書院而言，是步入正軌。梅花書院自姚鼐之後，據李斗所記，有掌院四人，多爲進士和舉人，故學師皆「知名有道之士」。「安定梅花兩書院，四方來肄業者甚多，故能文通藝士萃於兩院者極盛。」<sup>8</sup>姚鼐「風規雅峻，獎誘後學，賴以成名者甚多。……弟子胡虔，字雒君，盡得其文之法，謝蘊山太守撰《西魏書》，虔任校閱之事。」<sup>9</sup>又梅花書院弟子中有貴徵，「善屬文，尤工漢魏六朝駢麗之作。姚姬傳山長知之最先。」<sup>10</sup>從官場退出而入書院，姚鼐可以沈潛於文章學問。

居揚州時，與歙吳殿麟定居梅花書院，嘗以所作視殿麟。殿麟以爲不可，即竄易至數四，必得當乃止。殿麟，海峰弟子也。殿麟嘗語用光曰：「先生虛懷善取，雖才不己若者，苟其言當，必從之。」於爲文尚如是，於爲學可知也。故退居四十餘年，學日以盛，望日以重。<sup>11</sup>

- 
- 6 李斗，《揚州畫舫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62。
- 7 李斗，《揚州畫舫錄》，頁65。
- 8 李斗，《揚州畫舫錄》，頁67。
- 9 李斗，《揚州畫舫錄》，頁64。胡虔，生卒年不詳，安徽桐城人，諸生。自屬於學，師事姚鼐受古文法，家貧，客遊爲養，歷主翁方綱、謝啓昆、秦瀛等幕府，尤與謝啓昆稱莫逆。謝啓昆爲布政、巡撫，必請與偕，爲代纂《西魏書》、《小學考》、《廣西通志》。平生勤於撰述，有史地著作多種。見錢仲聯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清代卷》（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561。
- 10 李斗，《揚州畫舫錄》，頁73。貴徵，字仲符，號弈塘，江蘇儀徵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官吏部文選司郎中，改道員。著有《安事齋古文存稿》1卷、《安事齋詩錄》4卷、《詞錄》2卷。見錢仲聯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清代卷》，頁585。
- 11 陳用光，《太乙舟文集》（《續修四庫全書》本），卷3〈姚先生行狀〉，頁291。吳殿麟（1744-1809），名定，少與姚鼐同受古文法於劉大櫟，尤相友善。吳氏師事劉大櫟，始於劉氏之官徽州，劉氏歸樅陽，定又從之，故得力甚深，論詩文最嚴於法，有詩集文集行世（見《清史稿》卷485《文苑傳》二），又深於義理之學，爲姚鼐畏友。

丹徒王文治乾隆十九年（1754）至京師後，與朱子穎、姚鼐論詩，「心甚愜，因各出其所作以相質」，後王文治自臨安解官歸，「子穎官兩淮鹽運使，延姬傳主梅花書院，於是三人者復相聚於江淮之間」，<sup>12</sup>梅花書院成了一個暫時的談詩論學的場所。姚鼐因為在梅花書院講學的機緣，編了一部對桐城文派影響深遠的古文選本《古文辭類纂》。據《姚惜抱先生年譜》所記，姚鼐於乾隆四十四年編《古文辭類纂》75卷，以盡古今文體之則。姚鼐在序文中敘說學古文的經過，其中提到在揚州講學之事：「後又二年，余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文法。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古文辭類纂》選古文與古辭共663篇，上自戰國，下迄清代，凡十三類。在序文中姚鼐提出為文八字訣，即「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姚鼐對此選本頗為看重，以為它「有所發明」，「未必無益於學者」，並希望能被傳抄刊刻，其中似有「垂統」之意。

鼐前在揚州……纂錄古人文字七十餘卷，曰《古文辭類纂》，似於文章一事，有所發明，恨未有力，即與刊刻，以遺學者。<sup>13</sup>

鼐於文章之事，何敢當作者之目，但平生所聞於長者，差異於俗學，所編《古文辭類纂》，石士〔陳用光〕編修處有鈔本，借閱之便可知門徑。<sup>14</sup>

翁於文章事，何敢當作者之目。但平生所聞於長者，差異於俗學，所編《古文辭類纂》，陳石士處有鈔本，恐一時未便刊刻，若希甫就鈔一部，帶回湖湘，或未必無益於學者耳。<sup>15</sup>

從上可知，《古文辭類纂》編撰成書後，未能即時刊刻，「乾嘉之間學者所見大抵皆傳鈔之本，至嘉慶季年先生門人興縣康中丞紹鏞始刊於粵東，道光五年江甯吳處士啓昌復刊於金陵」。<sup>16</sup>此後刊印本層出（見表一，<sup>17</sup>所列

12 王文治，《夢樓詩集》（《續修四庫全書》本），卷首〈夢樓詩集序〉，頁401。姚鼐在該詩集序中云：「與先生別十四年矣，而復於揚州相見，其聚散者若此，豈非天耶？先生好浮屠道，近所得日進，嘗同鼐宿運使院，鼐又渡江宿其家食舊堂內，共語窮日夜。」亦可見二人切磋之樂。

13 姚鼐，《惜抱軒尺牘》（成都：昌福公司排印本），〈與張搗約〉。此處參考周遠政，「《古文辭類纂》研究」（南京：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3），頁2-3。

14 姚鼐，《惜抱軒尺牘》，〈答張梧岡〉。

15 姚鼐，《惜抱軒尺牘》，〈與周希甫〉。

16 蕭穆，《敬孚類稿》（《續修四庫全書》本），卷2〈校刊古文辭類纂序（代）〉，頁109。

17 此表根據《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書目》（南京：南京大學圖書館，1958）、《山東省圖書館

止於1919年)，成為讀書人研習古文的必備書。查檢能見到的幾種書院藏書目錄，如《資州藝風書院藏書目錄》、《仙源書院藏書目》、《學古堂藏書目》、《大梁書院藏書總目》、《嘉定九峰書院藏書記》，及河北臨津書院和天桂書院的購存書籍目錄（據《河北省書院志初稿》），《古文辭類纂》皆在收藏之列，張之洞《書目答問》卷4「集部」亦予收錄。此種紀錄，亦是《古文辭類纂》成為教和學中的「必備書」一個例證。

表一 《古文辭類纂》重要版本一覽表

卷數	刊印情況
七十四卷	嘉慶二十五年（1820）合河康氏家塾刻本
七十四卷	道光元年（1821）合河康氏霞蔭堂刻本
七十四卷	道光三年（1823）黃修存刻本 <sup>18</sup>
七十五卷	道光五年（1825）江甯吳啓昌刻本
七十四卷	道光六年（1826）合河康氏霞蔭堂刊本
七十五卷	同治八年（1869）問竹軒翻吳刻本
七十四卷	同治八年（1869）江蘇書局刻本
七十四卷	光緒八年（1882）山西濬文書局刻本
七十四卷	光緒十年（1884）吳縣朱氏槐廬刻掃葉山房本
七十四卷	光緒十年（1884）席氏掃葉山房據江蘇書局本重印本
七十四卷	光緒十年（1884）吳縣朱氏行素劃堂刻本
七十五卷	光緒十六年（1890）上海文瑞樓鉛印本
七十四卷	光緒十八年（1892）席氏掃葉山房重校印朱氏槐廬刻本
七十四卷	光緒十九年（1893）思賢講舍刻本
七十四卷	光緒二十年（1894）湖南書局刊本

藏海源閣書目》（濟南：齊魯書社，1999）、《杭州大學圖書館線裝書總目》（杭州：杭州大學圖書館，1964）、《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書目》（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1961）、《山西大學圖書館線裝書目》（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姜尋編，《中國拍賣古籍文獻目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南京圖書館書目數據、上海圖書館書目數據，及《京都大學文學部漢籍分類目錄》（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1959）、《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73）整理編製而成。

18 據管同《題康刻本古文辭類纂》，黃修存為康紹鏞侄婿。見《因寄軒文集》（光緒己卯刻本），卷2。

七十五卷	光緒二十年（1894）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鉛印本
七十五卷	光緒二十一年（1895）金陵狀元閣刻本
七十四卷	光緒二十六年（1900）新化三味書屋刻本
七十五卷	光緒二十七年（1901）滁州李氏求要堂刻本
七十四卷	光緒三十三年（1907）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七十五卷	宣統二年（1910）吳汝綸集評本
七十四卷	1914年京師國群鑄一社排印本
七十四卷	1916年都門書局鉛印本
七十五卷	1918年上海會文堂書局石印滁州李氏求要堂本

《古文辭類纂》影響的擴大，除自身的特有價值之外，眾弟子或再傳弟子的鼓吹之功也不能忽略。姚椿（1777-1853）〈《古文辭類纂》書後〉云：「始惜翁先生爲此書，成門弟子多寫其目或錄副去。」<sup>19</sup>《類纂》的刊刻，如「康本」和「吳本」，即出自弟子康紹鏞、吳啓昌之手（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卷4有二人生平介紹）；而「康本」乃由姚鼐弟子李兆洛（1769-1841）精校，「吳本」則由梅曾亮、管同（1780-1831）、劉殊庭精校，此三人又皆主多所書院講席（見表二，頁435-439），姚門弟子視該書的刊刻爲一種使命，管同有〈重刻古文辭類纂序（代）〉（《因寄軒文二集》卷2），蕭穆有〈校刊古文辭類纂序（代）〉（見《敬孚類稿》卷2），吳汝綸有《古文辭類纂點勘》4卷，並有以俸入股刻《古文辭類纂》之倡議。<sup>20</sup>河北冀縣陳嘉謨是光緒癸卯（1903）舉人，師事吳汝綸、王樹柟、賀濤，嘗任深澤中學、保定警務學校、陸軍學校等校國文教員，其教書「一準吳汝綸教法，必使根柢經史，兼通古學，學人各自備木槧，《御批通鑑輯覽》、《古文辭類纂》二書听

19 姚椿，《晚學齋文鈔》（咸豐二年刊本），卷3。

20 吳汝綸《答姚慕庭（戊戌三月廿三日）》：「吳刻《古文辭類纂》，元〔原〕板已毀，近欲集資付印。曾文正公一生佩服惜抱先生，於其自作之文，尚有趣向乖異之處，獨於此書，則五體投地，屢見於書笥、日記及家書中。中國斯文未喪，必自此書，以自漢至今，名人傑作，盡在其中，不唯好文者寶畜是編，雖始學之士，亦當治此業。後日西學盛行，六經不必盡讀，此書決不能廢。而康本孤行，又復翻板，以吳刻校之，實有雅俗之別。此乃公家舊物，鄙意欲求多分鶴俸，勉入數股，以爲之倡，可乎？」見《吳汝綸尺牘》（合肥：黃山書社，1990），頁126。

夕講析，務得其實。」<sup>21</sup>吳汝綸對《古文辭類纂》極為推重，「二千年高文略具於此，以爲六經後之第一書。」<sup>22</sup>此類文字，於吳氏書笥中還有數處，聯及陳嘉謨所承繼之教學法，可推想吳汝綸主講蓮池書院時對《古文辭類纂》的態度。姚鼐總結心得和應講學之需而產生的《古文辭類纂》，經其弟子的護持和發揚光大，以刊刻、改編（如梅曾亮的《古文詞略》、林紓的《古文辭類纂選本》）和校點等方式，尤其是在一代接一代的教學中的運用，使得它具有生命力並能綿延相當長一段時間，《古文辭類纂》幾乎成爲桐城文派精神的濃縮或者說是一個象徵。

乾隆四十五年（1780）至乾隆五十二年，姚鼐主講安慶敬敷書院，共八年，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又主講歙縣紫陽書院。姚鼐在敬敷書院的講學情況，限於文獻，不可詳考，他的詩集中有〈敬敷書院值雪〉<sup>23</sup>一首可略見其時情景。乾隆四十五年冬，姚鼐選明隆萬以至清的時文 251 篇，名爲《四書文選》，「授敬敷書院諸生課讀，以《欽定四書文》爲主，而增益後來名家及小題文。」<sup>24</sup>《欽定四書文》乃乾隆元年內閣學士奉敕編選，以作士林之標準；然方苞自稱「余自始應舉即不喜爲時文，以授生徒強而爲之，實自惜心力之失所注措也。」<sup>25</sup>雖不喜卻又不得不爲之，實是由於科舉考試所致。文章乃士之末，時文又乃文之末。用力於時文，「其初爲之者闡經訓之旨，歸參儒先之講貫，上則可以成一家之言，次亦鏗鏘陶冶，時時見古人之情狀。」<sup>26</sup>姚鼐編《四書文選》其意在使諸生知行文體格及因題立義、因義遣辭之法，但於其中求行氣說理、造句設色，則終身不能過古人，故當進求先正名家之法，讀經史以深其蘊蓄。姚鼐弟子新城陳用光督學浙江時，重訂是選，以與浙中士子相講習，可算是繼承師意。

乾隆五十五年（1790）至嘉慶五年（1800），姚鼐主講江甯鍾山書院，

21 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桐城文學撰述考》（合肥：黃山書社，1989），頁 309。

22 吳汝綸，《吳汝綸尺牘》，〈答嚴幾道〉，頁 158。

23 姚鼐詩云：「空庭殘雪尚飄蕭，時有棲鴉語寂寥。久坐不知身世處，起登高閣見江潮。」見姚永樸訓纂，《惜抱軒詩集訓纂》（合肥：黃山書社，2001），頁 363。

24 鄭福照編，《姚惜抱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頁 599。

25 方苞，〈李兩蒼時文序〉，《方望溪遺集》（合肥：黃山書社，1990），頁 8。

26 陳用光，《太乙舟文集》（《續修四庫全書》本），卷 6 〈重訂姚先生四書文選〉，頁 382。

共十一年；自嘉慶六年至嘉慶九年，姚鼐「以年衰畏涉江濤」又主敬敷書院四年；自嘉慶十年至嘉慶二十年姚鼐卒，再主鍾山書院十一年。前後累加，主敬敷書院十二年，而主鍾山書院有二十二年之久。姚鼐年壽很高，活到八十四歲，而他在書院講學的時間有四十餘年，如此長時期專注於教書育人一事，其成就似可想見。嘉慶三年，姚鼐講學的影響已相當可觀。謝啓昆詩云：「白髮郎潛舊史館，蘭陔遂養謝朝冠。人鈔經能接唐宋，世有古文窺孟韓。桃李兩江環座右，山川六代入毫端。」其中第五句下有注，指姚鼐掌教敬敷鍾山兩書院十餘年。<sup>27</sup>姚瑩（1785-1853）是姚鼐在敬敷書院時的弟子，「惜抱先生主講敬敷書院，府君〔姚瑩〕歲試居院中，先生與言學問文章之事，始得其要，歸而爲之益力。家多藏書，皆薑塢府君〔姚範〕所丹鉛，府君博證精究，每有所作，不假思索，議論閎偉，與同里朱歌堂雅、方植之東樹、徐六襄璈、左匡叔朝第、方竹君秉澄、光栗園聰諧、劉孟塗開、朱魯岑道文爲文章道義之交。」<sup>28</sup>姚鼐乃姚瑩宗老，得其傳授，也是得傳家之學。與姚瑩切磋文章的同里，也多是姚鼐弟子，或許亦有肄業敬敷書院者。對於桐城文派而言，通常認爲是「望溪開之，海峰繼之，至惜抱而其傳始大。」<sup>29</sup>姚鼐在鍾山學院時期，將桐城文派推向了鼎盛時期，幾位有名氣且能傳其學的弟子大多肄業於鍾山書院，而姚鼐長期在此人文薈萃的金陵，無疑也擴大了他與江南或南來北往的文人學者的交往；其聲名日盛，也得地利之助，而這一點遠非安慶敬敷書院所能比擬。檢《桐城文學淵源考》，錄評姚門弟子文學造詣語如下：

梅曾亮：師事姚鼐，受古文法，裒然居「姚門四傑」之首。居京師二十餘年，四方人士以文字從其講授及求碑版者至無虛日，其爲文義法一本之桐城，稍參以歸有光，精悍簡質，清夷往復，獨深於性情，實有精到處，能窺昌黎門徑。其勝處最在能窮盡筆勢之妙，磬控縱送，無不如志。其修詞愈於方、姚諸公，而一意專精於是，氣體理實不能窮極廣大精微之致，然頓挫峭折，矯然自異，足以自樹一幟。（卷7）

27 謝啓昆，《樹經堂詩續集》（《續修四庫全書》本），卷1〈姚姬傳自金陵來訪飲於湖上賦贈二首兼以送別〉，頁200。

28 姚濬昌，《姚石甫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頁527。年譜編者將姚瑩就讀敬敷書院的時間定在嘉慶十一年丙寅，似有誤。

29 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4，頁398。

管同：嘉慶初，姚鼐主講鍾山書院，以古文倡天下，同師事最久。久親指授，最承許與，實為「姚門四傑」之次；苦心孤詣，淹貫群言，好為深湛之思。實得姚鼐的傳，遂以古文名家。其文雄深浩達。簡嚴精邃，曲當法度，規模廬陵。（卷4）

方東樹：師事姚鼐，受古文本，為「姚門四傑」之一。覽經史諸子百家，獨契朱子，為文好構深湛之思，醇茂昌明，言必有物，窮源盡委，沈雄堅實，無不盡之意，不盡拘守文家法律。……導諸生以學行，以詩文就正者，既告之義法，且進以為己之學。

陳用光：師事舅氏魯九臯、姚鼐，皆受古文本，從鼐最久，師說尤為篤信。其為文必扶植理道，緣經術為義法，和平至足，若無意為文者。（卷4）

姚鼐在鍾山書院的幾位弟子，不但能得其為文之法，而且彼此之間相互切磋。梅曾亮嘗言：「余於文章之士得交者三人，曰管異之，曰吳縣王惠川、桐城方植之。」<sup>30</sup>朱琦〈柏硯山房文集書後〉稱梅曾亮「尤心折故友管異之」，在梅氏的詩作中有〈呈管異之〉：「我生二十猶卻掃，嘗信文章有交道。吳門王涓雅所親，得一已盡天下寶。姚公遣我造君室，愧為邑子知不早。文章絕脈獲秦餘，典型瀝耳聽周考。」<sup>31</sup>又有〈和方植之來詩感念姬傳先生歿已逾年〉：「疇昔周旋日，吾師設教辰。雞鳴開舊館，鹿洞接芳塵。」同門之間的交往，於詩中可稍見。

書院又為著述之所，據《姚惜抱先生年譜》所記，姚鼐在鍾山書院撰寫或刻成的著作有：乾隆五十七年「陳用光校刻先生文集十卷」；嘉慶二年《九經說》刻成，江甯諸生為刻《春秋三傳補注》3卷、《國語補注》1卷刻成；嘉慶三年《五七言今體詩鈔》18卷付梓；嘉慶四年「補刻詩集五卷」；嘉慶五年「江甯諸生合為鐫刻文集十六卷」；嘉慶十四年「《九經說》刻成後，先生復有所論，增益舊文，合得十七卷，冬門人陶定申為補鋟於江寧，其他年譜未錄的著述似有不少，可見《桐城文學撰述考》卷2「姚鼐撰述」。「辭章」與「義理」表裏統一，方東樹（1772-1851）頗用功於心性之學，姚鼐大喜，以為可成當日第一等豪傑。姚鼐的這些著作，亦時時傳授給弟子。梅曾亮說：

30 梅曾亮，《柏硯山房文集》（《續修四庫全書》本），卷3〈贈陳仰韓序〉，頁621。

31 梅曾亮，《柏硯山房詩集》（《續修四庫全書》本），卷2，頁119。

昔侍坐於姚姬傳先生，言及於顏息〔習〕齋李剛主之非薄宋儒。先生曰：息齋猶能豁刻自處者也，若近世之士，乃以所得之訓詁文字訛笑宋儒。夫程朱之稱為儒者，豈以訓詁文字哉。今無其躬行之難，而執其末以譏之，視息齋又何如也。因出《九經說》相授，曰：吾不敢背宋儒，亦未嘗薄漢儒，吾之經說如是而已。<sup>32</sup>

清人稱姚鼐有「儒者氣象」，<sup>33</sup>他在鍾山書院的講學有「風乎舞雩」之意和鵝湖鹿洞之風，他的詩作有很暢快的記遊詩：「共邀衰敞入秋山，絕頂峰高不可攀。怪石自穿雲片片，暗泉時繞徑潺潺。霞天岫遠層開碧，林穀霜初小作斑。我臥更欣諸子興，宵分聯步月岩間。」<sup>34</sup>在陳用光的詩中有「因憶曩昔遊，負笈隨師右」，<sup>35</sup>「春風高座蔣山旁，行役隨師又束裝。」<sup>36</sup>陳用光乾隆五十五年於鍾山書院拜謁姚鼐，於乾隆五十八年受業於鍾山書院，時間為八個月，但陳用光離開書院，仍以書信請業。陳用光有〈喜得惜抱夫子書〉和〈奉懷惜抱夫子二首〉諸詩（見《太乙舟詩集》卷8），其中後詩中有「不侍經帷遂十年，年年書笥隔江傳」。陳用光《太乙舟文集》卷5中收有數封回復姚鼐的書笥，其中就有討論義理、考據、文章三者關係的文字。姚鼐對陳用光似乎特別看重，在鍾山書院時，曾分次將《古文辭類纂》鈔本寄給他，此種信任自然不同一般。姚鼐與陳用光的書笥中，有一通是傳授古文之法，其中牽涉義理與辭章以及朗讀的重要性，這些都是桐城文派的中心問題。

夫文章一事而其所以為美之道非一端，命意立格，行氣遣辭，理充於中，聲振於外，數者一有不足，則文病矣。作者每意專於所求，而遺於所忽，故雖有志於學而卒無以大過乎凡眾。故必用功勤而用心精密，兼取古人之具美，融合於胸中，無所凝滯，則下筆時自無得此遺彼之病也。

所寄來詩文皆有可觀，文韻致好。但說到中間，忽有滯鈍處，此乃是讀古人文不熟。急讀以求其體藝，緩讀以求其神味，得彼之長，悟吾之短，自有進

32 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卷5〈九經說書後〉，頁654。

33 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卷4，頁399。

34 姚鼐，〈門人談承基吳剛周承祖阮相邀遊攝山宿般若〉二首其一，見《惜抱軒詩集訓纂》，卷11，頁507。詩題後有姚永樸案語：「諸人皆嘗肄業鍾山書院者」。

35 陳用光，《太乙舟詩集》（《續修四庫全書》本），卷1〈寄懷惜抱師敬步贈別四十韻〉，頁42。

36 陳用光，《太乙舟詩集》，卷8〈買舟為桐城之遊將隨惜抱先生往鍾陵肄業賦呈四律〉，頁167。

也。<sup>37</sup>

「姚門四傑」中的方東樹，於乾隆五十八年受業於姚鼐，至嘉慶三年歸里。嘉慶十二年至十五年姚鼐邀他至鍾山書院課其長孫，前後累計，方東樹隨侍姚鼐的時間也有十年之久，其為文治學，頗得姚鼐神髓，相關論述於〈書惜抱先生墓誌後〉中可稍見。<sup>38</sup>方東樹在〈管異之墓誌書後〉中指出惜抱先生所傳弟子數人，皆頗以能文稱，然皆不若管同達到「獨至」之境。管同為學，苦心孤詣。姚鼐亦有書笥與他討論，姚瑩〈惜抱先生與管異之書跋〉云：

惜抱先生與管異之書六通，皆在鍾山日異之客山左所得者，中言詩古文法甚精，蓋深喜異之所為而言之。逾數年先生亡，不及見異之後來進境，今所傳《因寄軒集》，豈不勝於秦、晁之在蘇門耶？<sup>39</sup>

《桐城文學淵源考》著錄姚鼐弟子 142 人，其中除私淑或其他途徑所收弟子外，在鍾山書院培養的弟子似頗可觀，以上或詳或略地述說的幾位只是其中的傑出之士而已。因為姚鼐長期在此執教鍾山書院，儘管當時漢學宋學之爭正為激烈，他仍以其聲名吸引南來北往的文人學者。以下幾條材料或許可以作為例證。嘉慶四年，陳用光「見淵如於姬傳先生所。」<sup>40</sup>嘉慶十七年，包世臣「謁桐城姚惜抱先生於白門鍾山書院，請為學之要。」<sup>41</sup>嘉慶十八年八月，張祥和「赴金陵謁姚姬傳先生鼐於鍾山書院，出詩詞稿請正，先生擊節歎賞」，稱其詞得姜張餘韻。<sup>42</sup>嘉慶年間，張祥河有〈謁姚姬傳先生鍾山書

37 姚鼐，《惜抱軒尺牘》，〈與陳碩士〉，頁 59-60。

38 方東樹云：「文章者，道之器，體與詞者，文章之質範。其質使肥瘠修短合度，欲有妍而無媿也，則存乎義與法。」「夫學者欲學古人之文，必先精誦，沈潛反覆諷玩之深且久，闇通其氣於運思置詞迎拒措注之會，然後其自為之以成其詞也，自然嚴而法，達而臧，不則必與古不相，習則往往高下短長齟齬而不合，此雖致功淺末之務，非為文之本，然古人所以名當世而垂為後世法，其畢生得力深苦微妙而不能以語人者實在於此。今為文者多，而精誦者少，以輕心掉之，以外鑠速化，期之無惑乎，其不逮古人也。」見《考槃集文錄》（《續修四庫全書》本），卷 5，頁 332-334。

39 姚瑩，《東溟文後集》（《續修四庫全書》本），卷 10，頁 583。

40 陳用光，《太乙舟文集》，卷 7〈壽洪稚存序〉，頁 419。

41 胡韞玉，《包慎伯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頁 193。

42 張茂祥等，《先溫和公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頁 15。

院〉二首，其一云：「墜緒搜求勇，方劉要替人。諸生尊祭酒，有道仰儒臣。僞體隨風掃，斯文得派真。早時棄軒冕，豈爲自由身。」<sup>43</sup>凌廷堪有〈答姚姬傳先生〉詩，其中有「臯比廿載擁名都，言行真爲士楷模。談藝不譏明七子，說經兼取宋諸儒。」「傳得桐城耆舊學，直偕熙甫繼歐蘇。」<sup>44</sup>張阮林云：「惜抱先生主鍾山書院，阮林以詩往質，先生復書，有奇才之譽。先生未嘗以奇才許後進，獨阮林與劉君開得稱。」<sup>45</sup>姚鼐〈中憲大夫松太兵備道章君〔攀柱，字華國〕墓誌銘並序〉云：「自是君不復仕，或居里，或居金陵。居金陵時，鼐主鍾山書院，錢塘袁子才於金陵，城中作園林，甚盛麗，丹徒王禹卿時來遊，與君皆有聲伎，三君每召聚賓客遊讌，鼐亦與焉。」<sup>46</sup>此種羅列，意在說明姚鼐在書院培育人才外，亦以其聲名吸引書院以外文人學者的注意，鍾山書院因此成爲交流網路的中心，姚鼐也成爲中心人物。姚鼐作爲中心人物所具有的重要份量，無疑可以增加桐城文派的影響力度。

### 三、桐城文派諸家與書院

在桐城文派諸家之中，藉書院講學來擴大該派的影響，其功勞最大當首推姚鼐。然依靠這種途徑來傳播文章之學，僅憑姚鼐一人之力，其作用仍受時空限制，事實上，該派作家在書院中講學的有七十餘人，可見表二（頁435-439）。<sup>47</sup>在表二的羅列排比中至少可以得出幾點有意義的結論：

其一，「桐城文派」的三祖都有弟子通過書院傳其文章之學，如桐城王灼（1752-1819），「師事劉大櫨〔1698-1779〕，受古文法至八年之久。大櫨在桐城門人以灼爲最，大櫨亦極稱許。古文確有宗法，理法詞氣必衷於是，

43 張祥河，《小重山房詩詞全集》（《續修四庫全書》本），卷4，頁314。

44 凌廷堪，《校禮堂詩集》（《續修四庫全書》本），卷13，頁84。

45 姚瑩，《東溟文集》（《續修四庫全書》本），卷6〈張阮林傳〉，頁427。

46 姚鼐，《惜抱軒集·文後集》（同治五年省心閣重刊本），卷7。

47 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所收錄的桐城文派作家過於寬泛，本表主要參考該書卷2至卷4，卷6至卷8和卷10編製，同時亦參考錢仲聯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清代卷》（北京：中華書局，1996）、梁淑安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近代卷》（北京：中華書局，1997）、錢儀吉、繆荃孫、閔爾昌編《清代碑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以及一些清人文集中的傳記資料。

雖步趨大櫬，得其形貌，而雅潔可誦。……主講東山書院。晚歸祁門，舊弟子復引之講學。」<sup>48</sup>但從師承角度來看，姚鼐一脈自成統系，傳至「姚門四傑」之後，更有「放大」狀態，再傳弟子較多。而有些弟子如陳用光雖未主書院講席，但他官至禮部侍郎，兩充會試同考官，典試順天、河南、江南，督學福建、浙江，其影響也不可小看。道光乙酉（1825），陳用光典試江南，力撥劉孟塗，使之得中舉人，任閩浙督學時，曾重刻程端禮本朱子之意而作的《讀書分年日程》，還有姚鼐的《四書文選》。以再傳而言，從書院出來的桐城派弟子，大致以兩種方式擴大該派的影響，一是依循書院講學傳統，二是憑藉政治途徑，陳用光所為即屬於後一種。

其二，在書院講學綿延的時間較長，從劉大櫬、姚鼐直至晚清，幾乎是以接力的形式傳其統系，有些桐城派弟子經歷了從書院到學堂這一轉變時期，如表中所列姚永樸（1859-1939）、姚永概（1866-1923）、馬其昶（1855-1930）、李諧瑛等。書院和學堂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民國初年桐城派在教育領域上自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下至中小學，皆可見桐城文派的影響，故五四新文學首將革命矛頭對準它。<sup>49</sup>同時傳衍不是單線，而是雙線或多線，這也為統系的連續性增加了保障係數。

其三，桐城文派諸家主講的書院雖然眾多，但也有一些類似樞紐性的書院。江甯的鍾山書院除姚鼐長期主講席外，葉西在此也講學十餘年。曾國藩收復金陵之後，重興文教，鍾山書院、惜陰書院、鳳池書院的修整與重開，皆由其經理，山長亦由其親為聘請，譬如張裕釗之主講鳳池書院即是曾國藩之意。（此一問題牽涉面稍廣，筆者另有專文考述，此處暫不展開。）揚州梅花書院，姚鼐之後，梅曾亮亦曾主講；<sup>50</sup>安慶的敬敷書院，有劉大櫬、姚鼐、沈廷芳（1702-1772）、梅曾亮、管同等先後執教。江甯鄧廷楨（1775-1846）亦是姚鼐弟子，曾任安徽巡撫，敬敷書院成為桐城文派的集會之地，似與鄧廷楨有關。

48 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頁139。

49 可參拙著《胡適與整理國故考論：以中國文學史研究為中心》（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5章第1節「從中學國文教科書看近代文學觀念的轉變」，頁234-240。

50 吳清鵬，《笏庵集》（《續修四庫全書》本），卷19〈梅伯言來主梅花書院有詩奉答〉，頁392。又，《柏枧山房全集詩集》（咸豐六年刻本），卷9有〈館梅花書院和吳笏庵〉，作詩時間在庚戌年，即道光三十年（1850）。

時公幕中人才甚盛，如上元梅曾亮伯言、管同異之、汪鈞平甫、馬沅湘帆，桐城方東樹植之，陽湖陸繼輅祁孫，長洲宋翔鳳于庭，皆其卓卓者也。又常顏其堂曰八箴，公餘之暇，與諸名士講藝其中，風流文采照耀江左，管同有文記之（見《因寄軒文集》）。安慶敬敷書院爲人士薈萃之區，公尤留意培，埴試之日集諸生於院署，手評其文而面教之，嘗以秋海棠命題課士，江甯侯青甫廣文雲松特繪圖以紀其事（見《金陵詩徵》）。<sup>51</sup>

其四，以籍貫而論，表中所列作家以安徽（尤其是桐城有 18 人）和江蘇爲多，這也是桐城文派的中心地區，但這些作家有很強的流動性，通過包括書院講學在內的多種途徑將其影響傳至廣西和河北，還有浙江、湖南和福建，如此使得桐城文派的發展在地域上獲得一種平衡，成爲一個盛極一時的全國性文派。以下就以桐城文派傳入廣西和河北爲例，展開論述。

表二 桐城文派諸家主講書院表

名字	籍貫	師從	科名	主講書院
劉大櫟，字才甫	桐城	方苞		歙縣問政書院、安慶敬敷書院
姚鼐，字姬傳	桐城	姚範、劉大櫟	乾隆癸未進士	梅花書院、敬敷書院、歙縣紫陽書院、江甯鍾山書院
沈廷芳，字畹叔	仁和	方苞	乾隆丙辰博學鴻詞科	福州鼇峰書院、肇慶端溪書院、儀徵樂儀書院、敬敷書院講席
葉酉，字書山	桐城	方苞	乾隆己未進士	主講鍾山書院十餘年
官獻瑤，字瑜卿	安溪	方苞	乾隆己未進士	鼇峰書院
陳浩，字紫澗	昌平	方苞	雍正甲辰進士	開封大梁書院
成城，字成山	仁和	沈廷芳	乾隆庚辰進士	松林書院
王昶，字述庵	青浦	沈彤	乾隆甲戌進士	婁東書院、杭州敷文等書院
韓夢周，字公復	濰縣	與陳用光等以古文相切摩	乾隆丁丑進士	鳳陽淮南書院

51 鄧邦康，《鄧尚書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頁 146-147。

吳賢湘，字清夫	寧化	方苞、朱仕琇	嘉慶丙辰舉孝廉方正	樵川書院、泉上書院等
廖鴻章，字羽明	永寧		乾隆丁巳同進士	紫陽書院
單爲鏞，字伯平	高密	私淑方苞	道光己酉舉人	長清書院
張甄陶，字希周	福清	方苞	乾隆乙丑進士	昆明五華書院、貴山書院、整峰書院二十年
孫廷鏞，字庚炎	無錫	方苞	諸生	蛟川書院
黃賢寶，字介卿	長沙	周桐圃	乾隆癸丑舉人	環溪書院、湘陽仰高等書院
姚范，字南青	桐城		乾隆壬戌進士	黃岡問津書院
王灼，字明甫	桐城	劉大櫟	乾隆丙午舉人	祁門東山書院
姚椿，字子壽	婁縣	姚鼐	監生	河南夷山書院、湖北荊南書院、松江景賢書院
方東樹，字植之	桐城	姚鼐	諸生	廬州廬陽書院、亳州泖湖書院、宿松松滋書院、廉州海門書院、詔州詔陽書院、祁門東山書院
梅曾亮，字伯言	上元	姚鼐	道光壬午進士	安慶敬敷書院、揚州梅花書院
劉開，字明東	桐城	姚鼐		大雷書院
張敏求，字燮臣	桐城	劉大櫟	乾隆乙卯舉人	主陝、豫諸省書院講席
方澤，字苧川		與姚範友善以文學相切磋	乾隆丁卯優貢	洪桐、王峰等書院
楊澄鑒，字伯衡	桐城		光緒丙子進士	淝西、研經、三樂、培文等書院講席
姚瑩，字石甫	桐城	姚鼐	嘉慶戊辰進士	欖山書院
宗稷辰，字迪甫	山陰	李宗傳	道光癸巳進士	湖南虎溪書院、濂溪書院，龍山苓社、香苓講社、群玉講社等講席
溫保琛，字明叔	上元	姚鼐、梅曾亮	道光壬午進士	揚州安定書院
徐璈，字六襄	桐城	姚鼐	嘉慶甲戌進士	亳州、徽州等書院
光聰諧，字律原	桐城	姚鼐	嘉慶己巳進士	淮南書院
胡虔，字維君	桐城	姚鼐	嘉慶丙辰舉孝廉方正	主講紹興某書院，江西秀峰書院

蘇源生，字泉沂	鄆陵	錢儀吉	道光庚子副榜	河南文清書院十五年，後主鄆陵書院
徐熊飛，字渭陽	武康	秦瀛	嘉慶甲子舉人	浙江平湖書院、詒經精舍
徐子苓，字毅甫	合肥	姚瑩	道光乙未舉人	安徽泗縣夏邱書院
孔憲彝，字敘仲	曲阜	李宗傳	道光丁酉舉人	山東聊城啓文書院
錢儀吉，字藹人	嘉興	私淑姚鼐	嘉慶戊辰進士	廣東學海堂、開封大梁書院
錢泰吉，字輔宜	嘉興	錢儀吉	諸生	主講海甯安瀾書院七年
劉庠，字慈民	南豐	曾國藩	咸豐辛亥舉人	主講雲龍、敦善書院，主講崇實書院二十年
秦賡彤，字臨士	無錫		咸豐丙辰進士	主講東林書院十餘年
趙紹祖，字繩伯	涇縣		道光辛巳孝廉方正	秀山、翠螺等書院
秦濂，字士蓮	無錫	秦瀛	乾隆庚子舉人	河北永平敬勝書院
蔣湘南，字子瀟	固始	錢儀吉	道光乙未舉人	主講貴州鳳翔書院、陝西豐登、宏道、馮翊等書院
方昌翰，字宗屏	桐城	姚瑩	諸生	漢南荊山書院
潘眉，字稚韓	吳江	郭麟	諸生	主講湖州黃岡書院五、六年
何如璋，字子莪	大埔		同治戊辰進士	潮州韓山書院
顧廣譽，字惟康	平湖	姚椿	咸豐壬子優貢	上海龍門書院
柳以蕃，字價人	吳江	私淑姚鼐	諸生	切問書院
凌泗，字斷仲	吳江	陳壽熊	諸生	切問書院
管同，字異之	上元	姚鼐	道光乙酉舉人	安慶敬敷書院
吳嘉賓，字子序	南豐	梅曾亮	道光戊戌進士	琴古書院
孫鼎臣，字芝房	善化	梅曾亮	道光乙巳進士	□□書院
陳溥，字稻孫	新城	梅曾亮	監生	九峰書院
陳學受，字永之	新城	梅曾亮、朱琦	監生	弋陽書院
秦細業，字應華	無錫	梅曾亮	道光丙午副榜	□□書院
孫衣言，字劭聞	瑞安	梅曾亮	道光庚戌進士	紫陽書院
楊彝珍，字季涵	武進	梅曾亮	道光庚戌進士	朗江仰高書
楊士達，字希臨	金溪	梅曾亮	道光乙未舉人	饒州書院
王棻，字子莊	黃岩	孫衣言	同治丁卯舉人	主清獻、文達、正學、宗文、中山、東山、肄經、經訓、九峰經舍等書院

龍繼棟，字松岑	臨桂	龍啓瑞	同治壬戌舉人	主講萬全縣及江寧尊經書院
方宗誠，字存之	桐城	方東樹		商河書院、衡水書院、廬江書院，創辦敬義書院
戴鈞衡，字存莊	桐城	方東樹	道光己酉舉人	桐鄉書院
吳廷香，字奉璋	廬江	方東樹	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	潛川書院
文漢光，字斗垣	桐城	方東樹	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	祁門書院
呂璜，字禮北	永福	吳德旋	嘉慶辛未進士	臨桂榕湖經舍、秀峰書院
張裕釗，字廉卿	武昌	曾國藩	道光丙午舉人	主講金陵鳳池書院、文正書院、江漢經心、鹿門等書院，光緒九年至十五年又主蓮池書院
王拯，字定南	馬平	梅曾亮、呂璜	道光辛丑進士	孝廉書院
朱琦，字伯韓	臨桂	梅曾亮	道光乙未進士	秀峰書院
吳汝綸，字摯甫	桐城	曾國藩	同治乙丑進士	保定蓮池書院
王樹枬，字晉卿	新城	張裕釗、吳汝綸	光緒甲午進士	蓮池書院、信都書院，遼寧萃升書院
賀濤，字松坡	武強	張裕釗、吳汝綸	光緒丙戌進士	主信都書院、文瑞書院、文學館（即蓮池書院）
姚永樸，字仲實	桐城	張裕釗、吳汝綸	光緒甲午舉人	主講廣東起鳳書院、山東大學、安徽高等學堂、北京大學、辦法政專門學校
汪宗沂，字仲尹	歙縣	張裕釗、吳汝綸		安慶敬敷書院、蕪湖中江書院、歙縣紫陽書院及建德、祁門、婺源、黟縣等地講席
姚永概，字叔節	桐城	方宗誠、張裕釗、吳汝綸		武夷書院
馬其昶，字通伯	桐城	方宗誠、張裕釗、吳汝綸		廬江潛川書院、桐城中學、師範學校安徽高等學堂、京師法政專門學校
趙衡，字湘帆	冀州	吳汝綸、賀濤、王樹枬	光緒戊子舉人	深州文瑞書院、冀州書院

孫葆田，字佩南	濰縣	張裕釗、單為純	同治甲戌進士	令德、宛南、尚志、河朔、灤源、大梁、尊臣等書院
范當世，字無錯	通州	張裕釗、吳汝綸	諸生	河北觀津書院
王振堯，字古愚		張裕釗、吳汝綸	光緒□□舉人	唐縣書院
李諧猷，字備六	冀縣	吳汝綸、王樹枏、賀濤	光緒甲午舉人	主講翹材書院，任保定優級師範國文教師
齊令辰，字袞庭		張裕釗	光緒壬辰進士	易州書院

#### 四、嶺西五家與書院

嘉道之際，桐城文派在廣西興起，有「嶺西五家」之說，此五家即永福呂璜（1777-1839）、臨桂朱琦（1803-1861）、平南彭昱堯（1809-1851）、臨桂龍啓瑞（1814-1859）、馬平王拯（1815-1876）。此說見於光緒二十四年侯紹瀛編《粵西五家文鈔》，前有謝元福序：

嘉道之際，永福呂禮北、臨桂朱伯韓兩先生始以桐城之文導鄉黨，馬平王氏、臨桂龍氏兩先生復起而和之，於是粵西之文且為世所指名。上元梅郎中伯言至謂：海內文章殆在粵西。雖一時好尚，遂闢吾鄉文辭之正軌，則亦若有運會存乎其間，非偶然也。吾友侯東洲大令習聞諸先生之學，閑嘗約采其本集諸文蒼為一編，復傳以吾師鄭先生之文，命曰五家文鈔。<sup>52</sup>

作為桐城文派的中堅人物，梅曾亮對嶺西文章的稱讚，可以說是確定了嶺西諸家在當時文壇上的地位。「天下文章，其萃於嶺西乎？」基本上就是「天下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的翻版，寥寥數語，卻有宣言的意思。二者並置，也可以看出「嶺西五家」的興起與「桐城三祖」的出現，都是以一種群體的力量令人刮目相看。梅曾亮的稱許，嶺西五家也相當珍視，朱琦的〈自記所藏古文辭類纂舊本〉和龍啓瑞的〈彭子穆遺稿序〉中都記錄了這句標誌性的話語及其因緣。然而，桐城文派是通過何種途徑傳入廣西並形成影響

52 謝元福，〈粵西五家文鈔序〉，《粵西五家文鈔》（光緒二十四年刊本），卷首。此條材料及以下關於嶺西五家之論述，多有參考張維《嶺西五大家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之處，特此說明。

呢？朱琦的一段文字中提供了大致的線索：

伯言居京師久，文益老而峻，吾黨多從之遊，四方求碑版者走集其門。先是吾鄉呂先生以文倡粵中，自浙罷官講於秀峰十年。先生自言得之吳仲倫，仲倫亦私淑姚先生者。是時同里諸君如王定甫、龍翰臣、彭子穆、唐子實輩，益知講學。及在京，又皆昵伯言，為文字飲，日夕講摩，當是時海內英俊皆知求姚先生遺書讀之，然獨吾鄉嗜之者多。<sup>53</sup>

由此可見，桐城文派傳入廣西，先後有兩條路徑，其一是吳德旋（1767-1840）與呂璜一線；其二是梅曾亮與王拯、龍啓瑞、彭昱堯一線。經兩線的傳入，至廣西落地生根，又皆與書院講學相關。

據呂璜自編年譜所記，呂璜之得識吳德旋在道光八年，其時呂璜五十二歲，因會稽德清案褫職，在杭州滯留。吳德旋云：「憶歲在戊子之春，予授經甬上，君在杭州，於友人處見予文而善之，以其所撰述郵視于予，商榷可否，是年冬予歸途過杭州造訪之，宿留於其所居之叢桂山房二十餘日，議論往復，益切深，自是予每過杭，必就與談藝。君年少于予九歲，予故弟畜之。及君別予而歸，各以不得復相見為恨，然郵書通問訊無虛歲，幾忘其為相隔五千里之遠也。」<sup>54</sup> 呂璜致吳德旋書笥（見《月滄詩文偶存》），自述學文經過，言辭真切；他對在叢桂山房親承吳德旋「口講指畫」，亦條而記之，此即《初月樓古文緒論》，呂璜因此「於古文義法乃益窺其深。」<sup>55</sup> 《古文緒論》所收六十條語錄涵蓋面較廣，多為心得之語，成為他回廣西在書院講學的重要內容，<sup>56</sup> 錄舉其中兩條，以示吳德旋得桐城真傳，<sup>57</sup> 呂璜依此發揮，

53 朱琦，《怡志堂文初編》（《續修四庫全書》本），卷3〈自記所藏古文辭類纂舊本〉，頁246。

54 吳德旋，〈月滄呂君墓表〉，見呂璜編，《月滄自編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卷首，頁429。從桐城文派的傳衍來看，在姚鼐的幾位有名的弟子中，梅伯言的作用似最為突出，尤其是他在京師的一段時間，對桐城文派的發展有不小的功勞，從「嶺西五家」的興起，可稍知一二；在此之外，其他得梅曾亮影響的文人也有不少，如秦緝業〈跋梅伯言郎中朋舊尺牘〉云：「道光年間，初識先生於京教場胡同寓，辱承獎借，許在師友之間，過從尤數。先生所評詩文稿及題贈之作今俱經亂無存。」見《虹橋老屋遺稿》（光緒己丑刻本），補遺。

55 呂璜，《月滄自編年譜》，頁460。

56 張維，《嶺西五大家研究》，頁110。

57 姚椿〈吳仲倫先生墓誌銘並序〉稱吳德旋「年幾四十，請益於桐城姚先生鼐，以為善學韓

再傳授給弟子，可謂正途。

作文立志要高。北宋大家，雖不可以不學，然志僅及此，則成就必小矣。《史》、《漢》及唐人，須常在意中也。（一）

《古文辭類纂》其啓發後人，全在圈點。有連圈多，而題下只一圈兩圈者；有全無連圈，而題下乃三圈者；正順從此領其妙處。末學不解此旨，好貪連圈；而不知文品之高，乃在通篇之古淡，而不必有可圈之句；知此，則於文思過半矣。（七）<sup>58</sup>

道光十四年廣西布政司鄭祖琛（夢白）於麗澤門創建榕湖經舍（即經古書院），以經學古學課諸生，延年已五十八歲的呂璜主講。呂璜於詩、古文皆有法，尤嚴於律己，以鄉先賢陳宏謀「學問須看勝我，境遇須看不及我」自治。其〈示經古書院諸生三首〉，標明講學意向。其一云：「古人貴通經，所貴在致用。近人務說經，乃務以譁眾。……宋賢炳薪傳，道積鑿斯洞」，其二云：「將為古文章，漢唐多可宗。北宋有作者，亦復稱豪雄。其義根六經，其語羞雷同。」詩中表露出的觀點，顯然與桐城文派的文章論相契合。王拯是呂璜在榕湖經舍的弟子，有〈榕湖經舍感懷八首追次永福師月滄先生秀峰書院雜詩韻〉，其中有詩句如：「鄉邦考文獻，磊落數賢存。南閣經聲遠，東溪道脈尊。原泉須到海，蕢實要培根。」「經堂連掖院，讓學數追隨。」<sup>59</sup>

自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呂璜主講秀峰書院。嘉慶四年他肄業於此，回歸執教，欣然之情溢於言表，其〈秀峰書院雜詩八首〉有句：「嶠外英才茁，才編萃此多，由來規遠抱，非止擢巍科」（其一）「篋中三萬卷，廿載枉相隨，老合書城擁，閑猶廩粟糜。豈真稽古力，亦有下帷思。教本能兼學，歸來惜已遲。」（其三）<sup>60</sup>呂璜講學強調以六經為根柢，通經致用；為文以桐城為正宗，苟能以立誠之義為歸，其文章必能宏偉超曠。朱琦〈聞呂先生論文有述〉云：

文字無今昔，六經為根莖，夫子抱遺篇，狂簡慎所裁。講席秀峰尊，百史能兼賅。……高築萬卷樓，嘯歌城西隈。後稍移南郭，花竹傍簷栽。弟子遠

文，君由是一意宗桐城學。」見《晚學齋文鈔》，卷6。

58 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頁19-20。

59 王拯，《龍壁山房詩草》（《續修四庫全書》本），卷15，頁114。

60 呂璜，《月滄詩集》（民國24年《嶺西五家詩文集》本），卷2。

逡進，白發笑口開。論道有繩尺，舉酒方歡哈，指謂舊師友，徜徉不我猜。  
初月照高烟，乃自桐城來。義法守方姚，無異管與梅。<sup>61</sup>

彭昱堯云：「先生既歸，大吏聘掌秀峰講席，研精徹瑩，礪沙磨錮，辨淄與澗，既廉且貞，諸生始而駭，繼而孚，終而悅，且歛歔先生之卒之難乎為繼也。」<sup>62</sup>自呂璜歸倡導桐城古文，漸成風氣。彭昱堯初師從楚雄池生春，才氣奔騰，也就是在此風氣之下，「於呂而折節從之，一屏才氣，委蛇繩尺中。」<sup>63</sup>彭昱堯後遊京師，得識梅曾亮，文於數變之後，終成一家。

朱琦在嶺西五家中具有承前啓後的作用，他最先回應呂璜的倡導，其文可與呂璜齊名，而且最早向梅曾亮學習古文，是其他三家進一步學習古文的引領者。<sup>64</sup>朱琦是道光十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遷御史。居亦為官，敢於上章陳奏，是當時「諫垣三直」之一，道光十七年告歸，「思以學術勵當世。」以龍啓瑞〈送朱伯韓前輩〉詩推之，朱琦似將去主講秀峰書院（呂璜道光十八年離，故有可能）。

負郭雖無田可耕，傳家幸有書堪理。峨峨講堂秀峰下，學徒萃萃盛冠履。君歸邑子得模範，定見英髦相繼起。況君好賢本天性，突過昌黎薦侯喜。<sup>65</sup>

當政治陰暗，仕途受阻時，教書育人對於文人而言，自是實現其人生理想的絕好途徑，故呂璜和朱琦都先後轉入書院。此種轉向，對於文化相對落後的廣西來說，實是一件幸事。王拯晚年亦歸鄉主講孝廉書院，龍啓瑞雖未主講書院，但他在任湖北督學時，對書院頗為重視。為真正達到培植人才的目的，他頒布〈月課書院示〉和〈發還月課劄〉改革書院考試中的種種弊端，又有〈曉諭書院生童示〉，勸導諸生多讀書作文，以《經籍舉要》為向導，做到治經作文以群經為根柢，不致為時文講章所囿。在〈與書院諸生論文論帖〉中，龍啓瑞再次強調這一點：「平日根柢培植深厚，下筆自有理實，有理有實，則有議論，有議論則有光焰，即用詞藻，亦能擷經之腴。」<sup>66</sup>

61 朱琦，《怡志堂詩初編》（《續修四庫全書》本），卷2，頁150。

62 彭昱堯，《致翼堂文集》（民國24年桂林典雅刊本），卷2〈呂月滄先生哀辭〉。

63 王拯，《龍壁山房文集》（《續修四庫全書》本），卷5〈彭子穆墓表〉，頁231。

64 張維，《嶺西五大家研究》，頁147-148。

65 龍啓瑞，《浣月山房詩集》（《續修四庫全書》本），卷2，頁29。

66 龍啓瑞，《經德堂文集》（《續修四庫全書》本），別集上，頁646。

嶺西五家作為一個群體崛起而頗有影響，似與他們的科名也有些關聯。呂璜為嘉慶十六年進士，朱琦為道光十五年進士，彭昱堯為道光二十年舉人，王拯、龍啓瑞為道光二十年進士，五家中朱琦、王拯、龍啓瑞官位較高。此種狀況有利於得到特定文人圈的認可和聲名的傳播，而這種資歷亦有便於他們回鄉主講書院，吸引當地讀書人，並最終通過師弟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風氣。

## 五、桐城文派傳入河北

桐城文派傳入河北，主要得力於「曾門四弟子」中的張裕釗和吳汝綸，劉體智云：「吳摯翁就湘鄉曾氏求學。於姚氏為私淑，講學最久，名重東北，為桐城人物之後勁」，<sup>67</sup>桐城文派在河北傳播的中心地區在保定蓮池書院。

保定蓮池書院，桐城古文派淵藪。武昌張裕釗濂卿〔又名廉卿〕先生掌教多年，以桐城文教諸生，《濂亭文集》半在蓮池所作。桐城吳汝綸摯父繼之。摯父初為直隸深州知州，不樂，挂冠去，隨聘為蓮池書院山長。<sup>68</sup>

據雍正《畿輔通志》卷29所記，蓮池書院為總督李衛於雍正十一年所建，同治中葉以來，任山長的先後有大興李嘉端和新城王振綱（王樹枏祖父），然二人皆無建樹。咸豐十年至同治元年，光緒四年至光緒七年，黃彭年（1823-1891）兩任蓮池書院山長，<sup>69</sup>籌添經費，增修講舍，廣儲書籍，明立章程，建學古堂，為諸生肄業古學之所，制定學規九條，倡導學生讀史、地、經濟等實用之書，有崇尚樸學之風，此乃蓮池書院學風的第一次轉變。

蓮池之有經古課，雖由黃彭年開其端，然士子之知學問，實自張、吳始。吳汝綸之子吳闓生（1878-195？）云：「蓋河北自古敦尚質樸，學術人文視東南不逮遠甚。自廉卿先生來蓮池，士知有學問。先公繼之，日以高文典冊摩厲多士，一時才俊之士奮起雲興，稱英聲而騰茂實者先後相望不絕也。己丑以後，風會大開，士既相意以文詞，而尤重中外大勢東西國政法有

67 劉體智，《異辭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1，頁1。

68 劉成禹，《世載堂雜憶》（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頁247。

69 陳定祥，《黃陶樓先生年譜》（蘇州：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1932），頁16-38。

用之學，畿輔人才之盛甲於天下，取巍科登顯仕大率蓮池地高第，江浙川粵各省望風斂避，莫敢抗衡，其聲勢可謂盛矣。」<sup>70</sup>光緒十四年，張裕釗迫不得已，南行赴江漢書院講席。張氏離任之後，傳言張佩綸接主此講席，但人言紛紛，相約如張佩綸來，決不應課。光緒十五年，吳汝綸到任。張裕釗主蓮池書院六年，吳汝綸則為十三年，前後相繼，幾近二十年，皆由桐城文派名家主講。「培養一輩學風，轉移全省風俗，雖有耆儒碩學為之師，非假以悠久之歲，亦不敢薰陶鎔鑄之功。」<sup>71</sup>

吳汝綸在來蓮池書院前，任冀州知州，為當地的文教事業做了不少實事，「〔光緒〕八年，知州吳汝綸籌銀一萬二千九百五十兩，錢一萬九千二百三十緡，置地九百二十畝，延名師，備膏火。時新城王樹枏武強賀濤相繼為山長。萃一州五縣高材弟子，課以經史詞章有用之學，連歲登甲乙榜者數十人，而州人趙衡李諧瑛等尤以詩古文詞蜚聲於外。論者謂書院人才，最為一時之盛。」<sup>72</sup>當時冀州人康蔗田、李箸德輔助，獻高亦曾為主講，諸先生皆耆年碩德，在地方上頗有聲望。吳汝綸請王樹枏（1851-1936）任信都書院山長之事，其中有些周折。同治八年後，王樹枏一直講學蓮池書院，至光緒八年吳汝綸亦欲聘請，無奈黃彭年不允，書笈往回商討，未有結果，導致雙方不悅。吳汝綸後以整頓學校為國家造就人才為理由，上書李鴻章，經調解決定王樹枏在蓮池書院和信都書院各住半月。<sup>73</sup>王樹枏十五歲起學為駢體文，至信都書院後，與吳汝綸朝夕討論，自此不復為駢儷文，而專攻古文。這一年王樹枏已三十二歲，由駢文轉向古文，自是文章事業中的要事，而吳汝綸是促使其轉向的關鍵人物。王樹枏對此事深有感觸：

及桐城吳摯甫先生守冀州，聘余主講信都書院，朝夕過從，聆其緒論，始疑而不敢自信，久之益憮然，自慚其不類，乃盡棄向所為者，而更以近作質之摯甫。摯甫則曰：「余固疑向者非君之文，今觀於此而益知君之文固在此不

70 吳闈生，《吳門弟子集》（蓮池書社民國19年刊本），卷首〈吳門弟子集序〉，頁1。

71 邢贊亭，〈蓮池書院回憶錄〉，《河北文史資料選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頁229。

72 王蘭蔭，《河北省書院志初稿》，《中國歷代書院志》（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第1冊，頁295。

73 王樹枏，《陶廬老人自訂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頁549。

在彼也。」余嘗見今之老師宿儒，閉門著述，其用力不可謂不勤且至矣，而役役終身，卒莫有登堂入室之一日，則以無明師益友啓其門而導之路也。夫人之聰明才力，其賦於天者大豐相同，而相差之數，卒至不可以道里計，則以知與不知故耳。<sup>74</sup>

吳汝綸對賀濤（1849-1912）予以厚望，當他離開蓮池書院時，薦舉賀濤作為書院主講，曰：「賀君在，斯文之傳可以不絕。某去，猶不去也。」<sup>75</sup>王樹枏和賀濤皆桐城文派晚期的重要作家，王樹枏「氣銳識敏，善能發其學於才之內，浸淫於兩漢，而出入於昌黎、半山之間，其氣骨適上，實有得於陽剛之美」，賀濤「為文導源盛漢，泛濫周、秦諸子，矜練生創，意境自成，……其規模藩域，一仿張、吳二公。」<sup>76</sup>兩人謹守桐城家法，且付諸書院講學之中，尚秉和《新城王公墓誌銘》稱王樹枏「門弟子數千人」；而賀濤主信都書院十八年，又主文學館（光緒三十年蓮池書院改為校士館，後又改為文學館）。孫葆田（1840-1940）「古文最得張裕釗之傳，其文樸實弇雅，澤以經術，一以方苞為歸」，<sup>77</sup>歷主令德、宛南、尚志、河朔、灤源、大梁、尊經等書院講席，地域稍廣。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於張裕釗、吳汝綸專設一卷，正是對二人開拓桐城文派「勢力範圍」的肯定，在張、吳兩人名下著錄弟子 184 人，其中還有三名日本弟子。

從「桐城文派諸家主講書院表」中可看出，有不少作家（特別是張、吳兩人弟子）所從之師不止一人。雖然說桐城古文有種種義法界定，然各家性情學問不同，風格因而隨之變化；轉益多師，對學文者而言，自然大有裨益。

兩先生門下賢雋士相通流，如通州張謇季直、范當世肯堂，滄州張以南化臣，桐城馬其昶通伯、姚永概叔節，南宮李剛己，冀州趙衡湘帆，皆其著者也。刑部〔賀濤〕受知吳先生獨早，先生矜寵異甚，復為通之張先生，以故兼受兩家學，於吳先生門尤為耆宿，趙、李之徒皆其後輩。<sup>78</sup>

74 王樹枏，《故舊文存》（民國 16 年陶廬叢刻本），卷首〈序〉。

75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長沙：嶽麓書社，1986），頁 154。

76 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頁 287-288。

77 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頁 289。

78 徐世昌，《賀先生文集》（《續修四庫全書》本），卷首〈序〉，頁 101。錢基博有一段話亦可作進一步的補充：「其昶少承家學，刻意為古文詞，請業於吳汝綸。汝綸則戒作宋元人語，曰：『是宜多讀周秦、兩漢時古書。』又言：『今天下宿於文者，無過張廉卿；子往

「相通流」這種現象，不單是在張、吳兩家門下，譬如李剛己，為吳汝綸在冀州時所得之士，吳汝綸讓他受學於范當世及賀濤，趙衡為吳汝綸、賀濤弟子，又問業於王樹枏。總之，「轉益多師」是桐城文派繼續自身活力的一種保障，在「嶺西五家」中也有此表現；它有利於減免內部之爭，使文派和諧發展。

桐城文派的文章觀念和創作都因時而發生變化，如從方苞、劉大櫟到姚鼐可以看到古文法理論的定型過程，其中姚鼐在義理、辭章之外加上考據一項；又在《古文辭類纂》中特加辭賦一類，表現最為明顯；劉孟塗認為應在八家之文上，進之以《史》、《漢》，再上溯六經、《語》、《孟》以至諸子百家；曾國藩於義理、考據、辭章之外，添「經濟」一項，《史》、《漢》兼重，力主「古文之道，與駢體相通」，故其使桐城派古文「變化以臻於大」。那麼發展至張裕釗、吳汝綸這一代，是否能進一步調整變化以適應世變呢？吳汝綸到蓮池書院之後，以「博知世變，易守其舊，非舉中外學術於一治，終不能成為有用之才」為教育宗旨。在改革考試制度增加經費外，另加考科，要求生徒「必須精通外語，始能宏濟時變」，書院開有日語、英語課。聘日人野口多內、英人居格豪任教師。<sup>79</sup>又主張改革科舉考試：「胡中丞請變通書院，並課天算、格致等學，自是當今切務。不改科舉，則書院勢難變通；不籌天算格致出仕之途，雖改課亦少應者。」<sup>80</sup>然而這種變化中他仍能固守，在答其弟子弓汝恒（字子員）的書笥中可以看出這一點：

承詢後生讀中國書，竊謂初學以《論語》、《孟子》、《左傳》、《戰國策》為主，輔以《綱鑑正史約》陳文恭公手輯本。中才〔材〕進業，則以《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通鑑輯要》為主。上材則六經卒業，《史記》、《漢書》、《莊子》又必讀之書也。若西學則無師不度。<sup>81</sup>

吳汝綸以為《古文辭類纂》乃六經後之第一書的論點，與此處「中才進業」

---

問焉，吾為之介。』……其昶持往江寧，謁裕釗於鳳池書院。裕釗則大喜，賦詩為答；且詔之曰：『文之道至精。古之能者，義不苟立，詞不敬措；陳義必取其最高而尤雅者；造言必深古，不使偏詞雜乎凡近；其句調聲響，必在葉乎鏗鏘鼓舞之節。』……其昶欣若有會，方年二十一歲。」見《現代中國文學史》，頁 167。

79 季嘯風，《中國書院辭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頁 12。

80 吳汝綸，《吳汝綸尺牘》，〈答年藹如〉，頁 88。

81 吳汝綸，《吳汝綸尺牘》，頁 142。

之書有內在的關聯，臨萬變而不能方寸，仍不捨作為具有象徵意義的《古文辭類纂》，他在致陸伯奎的書笥所附錄的「學堂書目」中依舊將其列入，以為以後改習西學，典籍中獨留此書，「可令周、孔遺文綿延不絕。」<sup>82</sup>

## 六、結 語

一個文學流派和學術流派的形成，第一要求該派成員的創作有自己獨有的特色，能提出明確的理論主張；第二為了使自身持續發展而又不失其內在的同一性，要有「垂統」的要求，即《孟子》〈梁惠王下〉所說的「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sup>83</sup>第三要有一定數量的成員、著作和存在的時間。桐城文派能夠綿延二百餘年之久，不但具備以上條件，而且表現得相當突出。桐城派古文也與科舉考試中的時文有一種緊密的關聯，那就是古文與時文的問題，錢仲聯認為以古文為時文，可提高時文的水準；時文影響古文，則降低古文的品格，<sup>84</sup>桐城文派諸家所主講的書院完全是屬於清代的官學教育，絕大多數書院教學中的重要內容就是時文、試帖詩、策論、律賦，<sup>85</sup>書院學生平日以考課為要，每月官課二次，由各級地方官主持，師課一次，由山長主持；而山長之聘又由地方官決定，官方基本控制了書院教育的方向。時文必不可少，作為提升時文的古文也就有了很大的生存發展空間；另外，桐城文派的「文統」與「道統」合二為一，道統與朝廷所倡導的政教又是一致，故其發展獲得一種非常適宜的條件。桐城文派的傳衍，憑藉書院講學這一途徑，從東南傳到廣西，又傳到河北，由點及面，由獨木繁衍成樹林，使其在地域上有一種平衡，成為全國性的文派；而在時間上，一脈相承，弟子輩

---

82 吳汝綸，《吳汝綸尺牘》，頁158。

83 曹虹，《陽湖文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9。

84 錢仲聯，〈桐城派古文與時文的關係問題〉，《當代學者自選文庫·錢仲聯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頁185。

85 據乾隆九年禮部議覆：「嗣後書院肄業士子，令院長擇其資廩優異者，將經學、史學、治術諸書，留心講貫，以其餘功兼及對偶聲律之學，其資質難強者，且令先工八股，窮究專經，然後徐及餘經，以及史學、治術、對偶聲律，至每月課試，仍以八股為主，或論或策或表或判，聽酌量兼試。」見《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續修四庫全書》本），卷395，頁304-305。

出，薪火不絕。此種範圍的擴充讓人想到文學教育和文學創作的關係，從前文學史和學術史上的流派的形成當然也有講授、唱和、集會等傳播方式，但都不及桐城文派所主講的書院那樣有規模有保障，而且該派不少作家主講書院者時間也相當長，這對培育弟子、形成風氣尤為有利。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清·方東樹，《考槃集文錄》，《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方苞，《方望溪遺集》，合肥：黃山書社，1990。
- 清·王文治，《夢樓詩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王拯，《龍壁山房文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王拯，《龍壁山房詩草》，《續修四書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朱琦，《怡志堂文初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吳汝綸，《吳汝綸尺牘》，合肥：黃山書社，1990。
- 清·吳清鵬，《笏庵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呂璜，《月滄詩集》，《嶺西五家詩文集》，民國24年鉛印本。
- 清·呂璜，《月滄自編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 清·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
- 清·侯紹瀛，《粵西五家文鈔》，光緒二十四年刊本。
- 清·姚椿，《晚學齋文鈔》，咸豐二年刊本。
- 清·姚瑩，《東溟文集·文後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姚鼐，《惜抱軒尺牘》，成都：昌福公司排印本，出版年不詳。
- 清·姚鼐，《惜抱軒集·文後集》，同治五年省心閣重刊本。
- 清·姚鼐著、姚永樸訓纂，《惜抱軒詩訓纂》，合肥：黃山書社，2001。
- 清·姚濬昌，《姚石甫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 清·秦緗業，《虹橋老屋遺稿》，光緒己丑刻本。
- 清·徐世昌，《賀先生文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清·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陳用光，《太乙舟文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陳用光，《太乙舟詩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
- 清·張祥河，《小重山房詩詞全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凌廷堪，《校禮堂詩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彭昱堯，《致翼堂文集》，民國24年（1935）桂林典雅刊本。
- 清·曾國藩，《曾文正公文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管同，《因寄軒文集》，光緒己卯刻本。
- 清·劉大櫟，《海峰文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鄭福照，《姚惜抱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 清·鄧邦康，《鄧尚書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 清·蕭穆，《敬孚類稿》，《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錢儀吉、繆荃孫、閔爾昌編，《清代碑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清·龍啓瑞，《浣月山房詩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龍啓瑞，《經德堂文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謝啓昆，《樹經堂詩續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王樹枏，《陶廬老人自訂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 王樹枏編，《故舊文存》，民國16年陶廬叢刻本，1927。

- 吳闈生，《吳門弟子集》，民國 19 年蓮池書社刊本，1930。
- 胡韞玉編，《包慎伯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 張茂祥，《先溫和公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1999。
- 陳定祥，《黃陶樓先生年譜》，蘇州：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1932。
- 賀濤，《賀先生文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劉成禺，《世載堂雜記》，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
- 劉體智，《異辭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
- 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
-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北京：人文文學出版社，1959。

## 二、近人論著

- 山西大學圖書館編 2002 《山西大學圖書館線裝書目》，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 山東省圖書館編 1999 《山東省圖書館藏海源閣書目》，濟南：濟魯書社。
- 王蘭蔭 1995 《河北教育書院志初稿》，《中國歷代書院志》第 1 冊，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編 1961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書目》，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 吳孟復 2001 《桐城文派述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李國鈞主編 1998 《中國書院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邢贊亭 1980 〈蓮池書院回憶錄〉，《河北文史資料選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 周遠政 2002 「《古文辭類纂》研究」，南京：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未刊。
- 孟 森 1981 《明清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
- 季嘯風主編 1996 《中國書院辭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1973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 京都大學文學部 1959 《京都大學文學部漢籍分類目錄》，京都：京都大學文學

部。

杭州大學圖書館 1964 《杭州大學圖書館線裝書總目》，杭州：杭州大學圖書館。

南京大學圖書館 1958 《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書目》，南京：南京大學圖書館。

姜 尋編 2001 《中國拍賣古籍文獻目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徐雁平 2003 《胡適與整理國故考論：以中國文學史研究為中心》，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張 維 2003 《嶺西五大家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曹 虹 1996 《陽湖文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梁淑安主編 1997 《中國文學家大辭典·近代卷》，北京：中華書局。

劉聲木 1989 《桐城文學淵源考·桐城文學撰述考》，合肥：黃山書社。

錢仲聯 1999 《當代學者自選文庫·錢仲聯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錢仲聯主編 1996 《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清代卷》，北京：中華書局。

錢仲聯主編 1999 《廣清碑傳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

錢基博 1986 《現代中國文學史》，長沙：嶽麓書社。

## Academies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Tongcheng School Teachings: Textual Research

Yanping Xu \*

### Abstract

Academies had a great effect on the scholarship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gave the literature of the period a great boost as well. There may have been a number of reasons why the Tongcheng School 桐城文派 was able to survive for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 but a relatively important one was the lectures and studies that took place in those academies. Many masters of this school, including Yao Nai 姚鼐 (1732-1815), served for long periods as deans or teachers in the academies. While there, they educated many students, which in turn allowed them to produce successors to the Tongcheng School tradition in almost every subsequent generation. In this way, the Tongcheng School was carried on in Guangxi by the *Ling Xi Wu Jia* 嶺西五家 of Lü Huang 呂璜 (1777-1839), Zhu Qi 朱琦 (1803-1861), Peng Yuyao 彭昱堯 (1809-1851), Long Qirui 龍啓瑞 (1814-1859) and Wang Zheng 王拯 (1815-1876). In Hebei, the efforts of Zhang Yuzhao 張裕釗 (1823-1894), Wu Rulun 吳汝綸 (1840-1903) and Wang Shunan 王樹枏 (1851-1936) made the Tongcheng School influential in that area. Expanding from the southeast of China to attain a regional balance, the Tongcheng School became a nationwide literary school with a long history. There are a number of ways for a literary school to spread, but the example of

---

\* Yanping Xu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Nanjing University.

the Tongcheng School was the first time large-scale expansion was seen using the medium of academies. As a result, this example can be used to explore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Keywords:** Tongcheng School 桐城文派, Qing dynasty, academy, Yao Nai 姚鼐, literary history